

# 怠工破坏

产业工人如何打乱生产

Elizabeth  
Gurley  
Flynn



伊丽莎白·格雷·弗林 著

1916年 I.W.W. 出版

翻译 江敏之 校对 余君

I.W.W. PUBLISHING BUREAU



# 怠工破坏

产业工人如何打乱生产

## Sabotage

伊丽莎白·格雷·弗林 (Elizabeth Gurley Flynn)

1916年 I.W.W. 出版

翻译 江敏之 校对 余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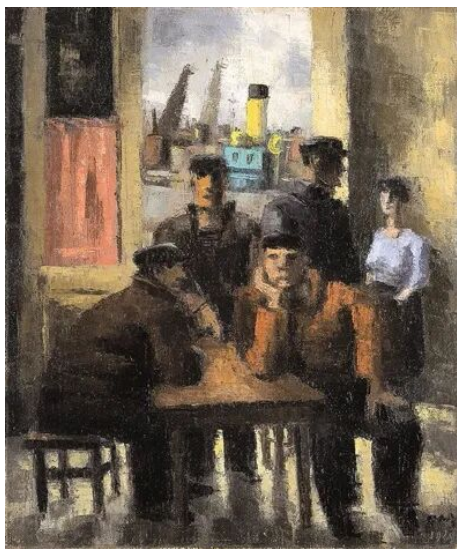
译者按：这本小册子写于 1913 年新泽西州纺织工人罢工后，于 1916 年出版，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工厂改造设备，厂里要求每位工人操作更多机器。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确立八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在罢工期间，工人组织了展览会，向公众展示了丝织厂老板为了降低成本，是如何要求他们粗制滥造的。持续不断的消耗战耗光了罢工基金，罢工以失败告终。

译者序 .....	1
校对者序 .....	6

## 怠工破坏

前言 .....	13
怠工在阶级战争中很必要 .....	14
怠工破坏的一般形式 .....	15
不给钱就少干 “磨洋工” .....	16
生产次品 .....	18
博伊德对丝织厂工资奴隶的建议 .....	19
“炸丝” .....	19
不掺假和过度掺假 .....	21
差劲服务 “说话怠工” .....	22
照章办事 .....	24
机器一同罢工 .....	26
“要么说出真相，要么就闭上嘴” .....	28
“我也干过，但我不知道这叫怠工破坏” .....	29
怠工破坏与 “道德感” .....	31
限制奴隶的过量供应 .....	33
怠工破坏是战斗的武器 .....	34

〔附录·美国工运歌曲〕 叛逆女孩 .....	36
〔附录·美国工人诗歌〕 塑料厂 .....	38



## 译者序

2019 年的某天，我上网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本小册子。那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份一百年前“内容诡异”的小册子？在此约一年半前，还在上大学的我突然对左翼思想起了兴趣，这对于大学生并不奇怪，大学新生会对任何事情感兴趣，比如左翼思想、右翼思想、宗教思想、睡觉、抑郁症、吉他、汉服、二次元、网络游戏、木柜子乐队甚至滥交，不信去看看大学里名目纷繁的社团就知道了。我记不住党派领袖的分分合合，不想懂最新最潮的哲学思想。但是我喜欢看故事，所以就经常找寻这类直接反映工人斗争的文字或影视资料。

话说回来，我发现这个册子后，觉得内容还挺有趣的，就想翻译出来给人看看，于是历时两个月的“努力工作”，终于把它翻译完了，但是自己看一遍后，心就凉了半截：由于我的前半生没有接受过正经的写作训练，所以翻译出来的东西都读不下去。此外，由于每个大学生都会面对诸如毕业考研的问题，我也一直没有把翻译好的册子改成人能读的样子。于是一直放到了 2025 年 8 月份，偶然和余君谈起了此事，他表示可以帮忙校对，于是我就拜托给他了。

来讲讲这个册子吧。本册于 1916 年出版，讲的是 1913 年的事，作者伊丽莎白·弗林是美国著名女性工人运动领袖，十七岁加入工会，十八岁就开始组织工人运动，美国官方视她为匪谍，屡次将她逮捕入狱。伟大的工人音乐家乔·希尔（Joe Hill）给她写过颂歌。

即使到了 2023 年，有人在她家乡立了一块纪念的小牌子，都让州长勒令拆除了。她就是阶级斗争神话时代的神明。小册子里介绍了名叫“怠工破坏”的独特阶级对抗战术。如果将罢工比作阶级对抗的阵地战，那么怠工破坏就是阶级对抗的游击战了。就像弗林说的那样，这项独特的战术并非某个天才的人为发明，而是来自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不自觉反抗。现在经常听到的“带薪拉屎”、“上班摸鱼”、“周一水群”什么的就属此类。

册子以“怠工破坏”为主线串起了纺织工、铁路工人、餐饮工人与印刷工人的斗争故事。这些故事读起来大都非常有趣，勤劳的工人靠自己的智慧捉弄了老板满足了诉求，这比任何小说都有趣，比任何电影都生动。可是欢乐的背后，却有着不那么欢乐的幕后。以小册子的内容为例吧，弗林记载道，铁路工人拒绝运输民兵与老板私兵前往丹佛镇压罢工，对此表示“看到这一幕，我发自内心感到，这二十余年的斗争是值得的。”在此之前，弗林简单的提了一下大矿战，还提了一嘴拉洛德大屠杀，我在注释里也简单介绍了一两句。但是实际情况非常曲折：大富豪洛克菲勒家的大量煤矿工作条件恶劣，死亡率位居美国第一，矿工们试图组建工会，与老板谈判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报酬以及废除消费券（矿工居住的小镇及其配套服务设施都属于公司，矿工家庭买东西、上医院，用不了现金，必须使用公司用来抵扣工资的消费券），洛克菲勒们想阻挠工人团结，就在煤矿里混编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但矿工还是突破重围，拉起了罢工队伍。镇上的住房都是公司财产，于是老板私兵带着机枪和装甲车，伙同国民警卫队把工人赶出了家门。其中一座矿井的工人带着妻儿撤退到废弃小镇拉德洛（Ludlow），私兵与军队还不肯罢休，在小镇周围拉上铁丝网，架



起机枪，入夜后开始纵火扫射。屠杀造成了包括儿童与孕妇在内的大量死伤，激怒了周边几座煤矿的罢工者，因此他们纷纷武装起来，在科罗拉多与雇佣兵和国民警卫队展开了游击战。眼见老板一方屡战屡败，总统派联邦军队前往当地，终于制止了双方的武装冲突。

血腥暴力一直伴随着二十世纪美国的劳资斗争，老板总归是占优势的那一方，因为美国国家始终有一锤定音的权力，而国家又是老板开的。这种憋屈的状态对于弗林来说，肯定不算陌生。她参与过产盟（IWW）在二十世纪初的大量斗争活动，领导了蒙大拿州与华盛顿州的“言论自由抗争”。不过这个言论自由大概和读者想象的不一样，当时的美国当然有言论自由，报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媒体想骂谁就骂谁。这里所谓的“言论自由”指的是允许工会组织者在公共场所宣传阶级斗争与工会精神，吸引工人加入工会，这当然不是“言论自由”，而是阻碍交通，甚至触犯流浪罪！工会的组织者轻则拘留罚款，重则驱逐出州。而产盟的应对手段也很简单——召集全国各地的外围成员与同情者前往当地，故意在街头做出一些轻微违法行为，自愿遭到逮捕，造成当地执法机关、法院与监狱超负荷运转，接着工会的专业组织者就能大张旗鼓地开赴当地，公开进行组织宣传，而早已疲惫不堪的司法机关此时也对这些组织者束手无策，只能向工会妥协。但是这样的行动并不总能成功，有些时候当地的“好市民”会直接法外执行，殴打工会组织者或者让他们骑木杠（一种美国私刑：扒光受刑者的衣服，淋上热焦油、粘上羽毛，然后抬在木杠或铁轨上游街）。

在资本主义的日常劳资斗争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一方，对于弗林以及当时的许多普通工人来说，这是家常便饭。作为斗争工具的“怠工破坏”并非是劣势下的万能灵药，老板们自然有百般手段

应对。就像校对者余君说的那样，资方可以通过制定二十一条军规式的劳动纪律把怠工破坏关进规定的笼子里。再或者更直接点，像美国人那样，把挑头“怠工破坏”的人关进笼子里。弗林在册子中提到了鼓动工友“怠工破坏”的工人弗雷德里克·萨姆纳·博伊德，他一直关到了 1917 年。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时，美国早已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纽约市的某间餐厅，博伊德与同伴（同样是帕特森市的罢工者）拒绝参加爱国主义活动，用餐者向他们扔食物，把他们轰出餐厅，叫来警察逮捕了他们。弗林作为一线工人活动家，想必非常熟悉工人的日常生活：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普通劳动者需要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与极度不公平的劳资关系下讨口子，不论是挣工资养家糊口，还是组织起来改善劳动条件，都需要加倍吃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此的天经地义，仿佛吃苦与忍耐就是劳动者的专属道德。不过弗林肯定不愿意多谈这些惨事，最多顺口一提。我斗胆揣测一下，这位工人斗争老将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过于沉痛不愿回忆？可能是因为见多了麻木了？再或者是因为避免露怯，吓跑潜在的支持者？我不知道，但是失败的教训也值得传承下去。虽然弗林不愿意多谈惨痛的失败，但是她也为失败中一闪即逝的工人团结之景，感到由衷的欣慰。不过，比起回避谈论失败，更加无耻的是把失败描绘成胜利。正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过走了一些弯路。领导人会犯错，但是人民不会犯错。人民只会擦干血泪，然后起来继续前进。”

弗林本人后来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从此之后，她就变得碌碌无为了。她在美共中继续组织她所熟悉的“言论自由斗争”，不过此时的斗争并非为了工会活动自由，而是更加广义的字面意义的言论自由，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民权运动。在民权圈子里辛辛苦苦干了

数年后，因为她是共产党，就被她自己参与创立的民权组织一脚踢开，开除了民权籍。工人阶级的传奇大英雄怎么在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就变得如此窝囊呢？先锋党应该发挥阶级斗争的突击队和指挥部的作用，可是弗林这个天生的工人领袖进了首脑部，却混成了党务办事员，做起了美国社会的裱糊匠。为何如此？我不清楚，当然用老托派的话说，就是堕落了官僚化了巴拉巴拉，但是隔壁由还不堕落的、还不官僚化的托派活动家组织起来的全美卡车司机运动也一样，工会头目把出大力的托派一脚踢开，转头翼赞罗斯福去了，不比弗林强到哪里去。她后来在访问苏联时去世，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国葬待遇。再提一点，册子讲的是 1913 年的事情，而出版是在 1916 年。欧战已经把狗脑子都打出来了，册子里提到的欧洲工人生出来的健康孩子，全都挂在了铁丝网上。

写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虽然实际的斗争非常曲折且悲惨，但是这些反映阶级斗争一线的文字，读起来还是非常有趣的，不逊色于任何文学作品。毕竟阶级斗争通向的，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无法想象的世界，对人类来说，简直就是有着不同物理法则的宇宙。

最后再次感谢校对余君的辛勤劳动。

2025 年 9 月 28 日

## 校对者序

这本小册子是弗林在二十多岁时写的。十五六岁的时候，弗林就投身工人运动，为工人的自由而战了，真是少年英雄啊。是的，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业，朝气蓬勃的少年是最优秀的战士。历史上比比皆是，在上中学的年纪，你就可以当组织者，当红军师长，当工人阶级千年传颂的英雄了。

而在我们的主流舆论中，有一种可耻的说法：学生热衷政治是“疯狂的网左”，追求“激烈的斗争”。这话很恶毒，是在暗示“左翼思想”是不成熟的表现，小孩哪有大人（代表社会权威）懂得多？这算是惯用的心理战术了。

但的确，目前工人阶级暂时退下政治舞台，失去了一切权威，吸引不了任何人为“工人权力”而战。政治化，反而成了“市民化”。如今“自封”的各种“政治运动”，无非是市民的变种。五花八门的人设，只是市民博取优越感，寻求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罢了：左的，红的，女的，少数的……到头来还是市民的。保卫“政治理想”，到头来还是保卫资产阶级的现代生活。

由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问题还要复杂。曾经的主流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告别革命，与资本主义和解，配合统治者掩盖了真正的阶级斗争（翻译和讨论工人文献的最大目的，就是挖掘何为阶级斗争），为后世遗留了一大堆“偏见”。不仅如此，主流共产主义运动完结后，进入了“九一秩序”，即资本主义的全盛年代，更是铺

天盖地的反攻倒算。大众媒体上充斥着资产阶级的舆论战士，也许活人没几个，机器人居多。如今秩序开始动摇，人类对“市场”的信仰，再一次接受考验……只有对“市场”的信仰彻底破灭，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才会回归。

扯远了，说回来吧：青年完全可以理解革命，只是世上的偏见太多，又缺少合适的引导。青年是会主动寻求思想的，会凭借健康的直觉，自己找到方向的。可惜我们这个时代太过贫乏，什么也没有，甚至寻求思想的“动力”也没有……此外，青年完全有能力进行革命。“没有经验”不是问题，在革命年代，人们成长得很快，一天的进步堪比往日十年。没有理由认为，混旧社会如鱼得水的人，干革命也如此（革命会最大程度解放人的潜能，过去由于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导致个人才干上的差异，将会逐步消亡）。新生代的革命青年把拖后腿的老干部甩在后面，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想想我的青年时代，都在做什么呢？这么一想，我的青春完全是虚度了。斗争、爱情、伟大事业，统统没有。我只是觉得，人活在世上，总得做点什么。我没什么本事，只能尽我所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因此，我参与到挖掘工人阶级历史文献的工作中，投入时间和心血，不求任何回报。因为我知道，这是正确的事，这些付出是完全值得的。我认为，“重新引入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总要有人去做的，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总要有人付出牺牲的，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呵，说得好像我多伟大似的。不是的，我只是个傻瓜蛋罢了。

参与工人文献的挖掘，没有钱，没有荣誉，很可能也无人问津，付出的心血全部打水漂。这个世道，谁会做没有“市场”回报的事呢？我不是个大傻瓜吗？（必须承认，陷入低谷的时候，我常常会

想：假如这些时间精力花在个人生活上，也许早在市民道路上有所成了吧……我在自己的一些译序中，就是这样坦白的。）

还是回到译文吧。这本小册子是一战前写的，很有古典的风味。字里行间中，带有淳朴的劳动者立场的情感。讲的道理是马克思那一辈的，像是工人的集体行动是正当的，对资本家的道义要求是无用的，创造世间财富的是劳动者。这些都是老生常态了，也没人会质疑。看看也好，就当洗涤心灵。

老板的“破坏”坏，工人的“破坏”好。这话没啥问题，但要注意：工人斗争不是为了创造“更好”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好，也是资本主义。后来的革命者就沿着“改造社会”的思路，一步步掉到沟里，走改良主义的老路了。（留心思维误区！可你在社会中，总要受阶级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你又怎样保持警惕，保持良好的阶级直觉呢？答案只有：与工人阶级相联系。）



弗林说得很好，工人向老板要求利润，其实是在“要求权力”。为什么要理解阶级斗争的概念？因为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权力，必须学会创造自己的权力。

“工人权力”！说起来简单，但要以这个目标为行动导向，诱惑太多了。以斗争求改良，是为了动摇秩序，为了锤炼无产者的队伍，使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更加觉悟，更深刻地意识到本阶级的利害关系，而绝不是……以改良为目标。

怠工破坏有许多方式。文中举了不少例子：码头工人学工贼一样偷懒；铁路工人和建筑工人要多拿钱才肯卖力干活；丝织工人掺很多假，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完全不掺假；送奶工往奶里掺水；餐厅服务生暴露后厨卫生状况；铁路工人一板一眼执行规定，或者拒绝运送镇压罢工的士兵，或者故意把货物拉错地方；印刷工人在报纸内容上捣乱；工人关掉机器去放大假；染色工给工贼乱调色……

有些倒是启发了我。我在职场中也思考过，怎么在身边搞集体行动呢？但我一直都没找到突破口。“怠工破坏”的这几招，我倒真是没想到。不过现代社会的劳动纪律更严格了，生搬硬套大概是不行的。

比方说，我以前干过一份工作，有无数愚蠢的规矩，每天都要加厚《规程手册》。可我们要是一板一眼地执行规矩呢，客户就要闹你了，而“尊重客户意愿”也是必须遵守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就夹在《规程手册》和“客户意愿”当中，堪比骑独轮车走钢丝。稍有不慎摔了下去，就要五百一千地扣钱。

不过呢，这就不必担心了，行动起来的群众总是创意无限的。

书中提到，左派反对“怠工破坏”的演说。这也不足为奇，（主流政治中的）左派一万年也不变。将来有了新的斗争，自有新的左派跳出来反对。书里反对的理由是“败坏道德，养成流氓无产者”，非常可笑，但足够左派自欺欺人了。

作者还是给左派留情面了，没有破口大骂。同一段里，作者说得非常好，关键是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与行动。作者的关注点完全正确。

之后提到，手工业时代的劳动有趣味，到了大工业时代，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何谈“劳动自豪感”……作为宣传，这么说也无妨，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味。你写东西的时候，必须好好品品，这话里是否有“偏离阶级斗争”的倾向。往端给工人阶级的菜里下毒（怠工破坏！），可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提到工人无法消费自己的产品——这是当年欧美工人的普遍现实——这个说法也许对今天的我们没什么杀伤力了。（我们经历了“消费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让诸多消费品越来越便宜……可假如我们不考虑按照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标准，全球还有十亿以上的饥饿人口；各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极大拉低了群众生活水平；消费社会和匮乏，和美国多数群众穷于应付账单的事实并行不悖……）

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限制奴隶的供应。我想起柯伦泰和列宁也谈论过这个话题。柯伦泰提到欧洲工人运动发展壮大，让奴隶过上好日子了：工人家庭吃上更多肉蛋奶，生养更多子女。青年参加体操锻炼，变得力壮如牛。<sup>1</sup>可她没来得及说，世界大战爆发后，这

---

<sup>1</sup> 参考关于柯伦泰《女工与母亲》的讨论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1338829>)。  
——校对者注



些白白嫩嫩的奴隶全成了战壕里的碎肉。改良主义是“当好奴隶”的主义。列宁的角度不同，说市侩向秩序“撒娇”，吓唬说不生孩子了，真是可悲；无产者会生孩子，而他们生来就是战士，注定要解放劳动的奴役。<sup>1</sup>

提到工人阶级在生产上互相依存，这说法也很有年代感。（我的品味也挺老，喜欢听老歌、看老剧、玩老游戏，享受朦胧的旧滤镜与低画质。现代的东西缺少思想，缺少矛盾与深刻性，因为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喜欢老东西的人，都是有品位的。不过我最近邂逅了一位女士，大我七八岁，但保养姣好，外表看不出来。我说，跟我一起走吧。她说，不了，虽然她是独居，但养了条宠物狗。我怎么比得上狗呢？她说，她喜欢成熟老东西，叫我过二十年再来。可她又说我的品味很老，像八十年代的人，实际年龄应该五十。那还不好吗？真搞不懂。）

到最后一段，抒情升华了。我不喜欢这种写法，就跟上学写作文一样（语文教育彻底失败，根本不能教人使用中文，纯粹是用来摧残、规训、筛选人的）。我认为，这也是阶级社会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要么只是思想不够，比喻来凑。

漂亮话谁都会说，没什么用。缺的是点通阶级斗争的思路。

等到战后，参与主流政治游戏的“左派”讲的大道理更加精致。左派在工人运动内部重建了阶级社会的规则，压制了革命的倾向。不仅如此，左派凭借革命的权威，吸引了渴望颠覆秩序的青年，让他们参与改良运动（叛逆青年加入组织，上干部学校，经过“社会

---

<sup>1</sup> 见列宁的《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1913年6月6日（19日））。——校对者注

化”训练，又成了三好市民。），为了议会席位放弃利益要求、为了阶级合作“大局”把脖子伸向屠刀，却误认为自己在“闹革命”。

简单来说，左派给了革命工人“靠挨打干革命”的错觉。该学一学反革命是怎么抓住机遇、杀死对手、夺取权力的，革命阵营完全反过来做，不输才怪。

美国工人运动的无数英雄好汉（工人豪杰的事迹，比好莱坞大片精彩得多，参考福斯特的《工人生活片段》），加入美共以后，大都销声匿迹、无所作为，这是有深刻原因的。弗林肯定也成为了“三好干部”，最后泯然众人了。

最后，关于校对问题，“Sabotage”一词暂译为“怠工破坏”。因为中文里的“怠工”一般是指故意放慢工作速度，但书中的集体行动更多有捣乱生产的意味。

感谢吴季翻译了结语处的诗歌。

2025年9月13日

# 怠工破坏

## 前言

近日，新泽西州帕特森罢工引起了全美对“怠工破坏”（Sabotage）的广泛关注。此案中，工友弗雷德里克·萨姆纳·博伊德（Frederic Sumner Boyd）身陷囹圄，罪名是“怠工破坏”。这个词很新鲜，没几个美国工人听说过这种特别的战术。我们在此讨论它，是为两点：说明“怠工破坏”在工人争取改善条件的斗争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同时为我们的工友博伊德所说的每一句话正名。所以我很想说道说道“怠工破坏”，先谈谈如何使用它，再谈谈它的正当性。



## 怠工在阶级战争中很必要

我不打算在道德层面上为“怠工破坏”正名。只要工人认为“怠工破坏”是必要的，那么它就是天经地义的。它存在，因为它是必要的。对我们来说，讨论“怠工破坏”是否道德，就跟讨论罢工和阶级斗争是否道德一样，简直荒谬绝伦。为了理解（直至完全接受）怠工破坏，就必须接受阶级斗争的概念。假如你认为工人和老板情同手足、和睦相处，罢工和歇业无非是寻常的家庭争吵；假如你认为能够达到某种平衡，能够使大家和气生财，产业大战和经济分配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那么跟你多费口舌，也没太大用处。

怠工破坏是工人在阶级斗争中的武器。工人愈发觉悟，就愈发意识到，借助这件趁手兵器能够实现任何目标；反之，呼吁老板发善心，要求任何抽象的“权利”，都无法改善劳动条件。以丝织厂为例，男女老少每天要工作十小时，每周平均收入六七块。他们当中随便哪一位，或者哪个委员会代表全厂工人，去找老板求情，低三下四地诉说生活的辛酸、苦难、贫穷，就能求得更好的待遇吗？老板就会大发慈悲，满足工人的要求吗？假如某个产业工人找到老板：“我作为厂里的工人，每天替工厂创造了这么多财富，你少说得分我一半利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老板或许会把他送进最近的疯人院。留个危险人物在身边准要坏事！向老板提要求不是呼唤同情，也不是寻求正义，而是工人在要求权力。假如委员会向老板提交最后通牒：“我们代表车间全体工人来见你。我们加入了工会，就像你加入了制造业商会一样。大家在工会里商量好了，提出了方案，要求降低工时、提高工资，你不同意这个方案的话，我们会一

直罢工下去。换句话说，既然工人创造了工厂的财富，也有收回它们的权力。除非满足工人的要求，否则我们绝不复工。”这么一说，通常就吓住老板了。要是工会组织得力，秀一秀肌肉，以前用眼泪和乞求达不到的目的，都会水到渠成。

我们相信，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表现在老板与工人两方面，即两大社会阵营日益剧增的经济力量，不断在正面战场交锋，但在日常劳资冲突中，更多争夺的是劳动产品和生产手段的最终所有权。老板想让工人拼命加班，聪明的工人想少上班。老板压根不在乎厂里的卫生条件，只希望把成本压到最低限度；聪明的工人会考虑，工厂的通风、卫生、照明条件是否会损害他的健康，是否要让老板出钱改善一下。阶级斗争中的怠工破坏，就好比战争中的游击战。罢工是阶级斗争的正面战场，怠工破坏是游击战，是两大敌对阶级的日常对抗。

### 怠工破坏的一般形式

怠工破坏最早是法国总工会在 1897 年使用的，算是劳资斗争中打击雇主的武器。但在工人组织正式提出“怠工破坏”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作为工人本能的自卫工具了。怠工破坏首先是降低生产效率。怠工破坏的方式包括降低产量、干扰生产，或者应付了事、糊弄交差，或者提供差劲的服务。怠工破坏并非肢体暴力，而是生产内在的过程。这个幽灵游荡在车间的四墙之内。它的三种形式（生产次品、减少产量、糟糕服务）都针对老板的腰包。怠工破坏打击老板的利润，迫使老板满足工人的要求，跟罢工的道理如出一辙。

这是施压的方式。

降低效率、质量、产量的方式千变万化。但话又说回来，不光是工人会搞“破坏”，老板出于截然不同的动机，也会搞“破坏”。老板为了增加利润，会故意压低产量、生产次品、囤积居奇。但是这种形式的破坏，即资本主义的怠工破坏，是反社会的，因为它牺牲大多数人，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工人阶级的“破坏”对社会是有益的，它牺牲少数人，为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工人阶级的破坏直指老板和他们的利润。利润就是老板的要害。他的五脏六腑、宗教信仰、家国情怀，全都印在皮夹子上。你要是扼住他的利润，就从根源上扼住了他的美德和财富。

### 不给钱就少干 “磨洋工”

放慢手脚干活可不是新鲜事物，苏格兰俗语管它叫“磨洋工”（ca canny）。机灵的工人干久了、干累了，都会磨洋工。1889年，苏格兰码头工人罢工失败，复工时，他们给所有码头工人抄送了信函，总结了这次苦涩失败的经验教训，内容如下：“老板喜欢工贼，总对工贼干的活儿赞不绝口。他们说工贼比咱们都勤快，给工贼发的工资是咱们的两倍；好啊，复工可以，那咱们也可以这样想：既然老板总夸工贼的活儿，那咱们也学工贼那样干活，学工贼一样，把葡萄酒桶滚下站台，学工贼一样，把大箱的易碎货物往码头当中一扔，学工贼一样，拖拖拉拉、毛手毛脚，干脆糊弄了事。老板还能嘴硬多久，咱们拭目以待。”工人才怠工没几个月，之前罢工求之不得的要求，就全部争取到了。这是工人第一次在英语国家公开

宣告怠工破坏。

爷爷跟我讲过，有位工友上铁路找活干，老板问他：“你能干啥？”

“我啥都能干。”这个虎背熊腰的汉子沙哑地说道。

“行啊，”老板说，“你会用铲子和镐吗？”

“哦，当然会啊，那你工钱怎么算？”

“一块钱一天。”

“就这点？行吧，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这点钱我也能干。”

然后他提起工具，悠哉游哉地走去上工。

没多久，老板来到他跟前：“嘿，你就不能干得快点吗？”

“当然能啊。”

“那你为啥不快点？”

“这是一天一块钱的速度。”

“好家伙，”老板说，“让我见识见识一天一块两毛五的速度。”

他干得快了一些。老板又说：“让我见识见识一天一块五的速度。”他给老板露了一手。“还不赖，”老板说，“这一天一块五也算花得值了。”他又自告奋勇地说，他一天两块钱能干得比烈马还快。

因此，通过自发怠工这一招，贫穷渺小的缅甸铁路工人每天给自己多挣了一两块钱。还有一帮意大利工人告诉我们，工头克扣了他们的工钱——要知道，干工地这一行，总有某个美国或爱尔兰工头从他们薪水中抽油水——工头没跟承包商商量，单方面削减了工资。有个工头克扣了每人每天两毛五。第二天，他来到工地上发现，施工进度比预期的要慢得多。他问个不停：“怎么回事？”

“英语不懂。”没人愿意搭他的话。

他急了，想找人问个明白。终于有人告诉他：“哎，老大啊，你要搞清楚，你少给工资，那我们就少干活。”

这也是怠工破坏的方式：拿多少钱，干多少活。有位印第安传教士在大学传教，收入只够糊口。有人问他：“约翰，你能挣多少？”

“嗨，别提了，一年就两百块。”

“这么点？真他妈该死啊。”

“是啊，这我还传他妈的教。”

如你所见，这是怠工破坏的方式。手上“磨洋工”，嘴里“放轻松”，见人就招呼“慢慢来，别太卖力”。就算是全美国“最稳当、最识相、最保守”的美国劳联也认同这些格言。他们相信“一天公平的工资，一天公平的活儿”，那么怠工破坏就是“不给够工钱，不好好干活”。工钱给少了，工人就相应地少干活。这也是怠工的好法子。

## 生产次品

第二种怠工破坏是生产次品。在这一点上，老板教会了我们很多，因为他们也是“减产”高手。要知道，每年美国西部收获的水果和谷物许多都没有进入市场：香蕉和橘子烂在地里，整船的水果倒入大海。不是因为人们吃不掉，也不是东部的大城市消费不掉，而是因为老板阶级为了在纽约、芝加哥、巴尔的摩、波士顿这些城市维持高价售卖，总要毁掉一大堆作物。要是他们把出产的香蕉都往东运，能卖一分钱三根。但要是瓜果大部分烂在地里，就能把价



格维持在五分钱两根。苹果和土豆，还有大多数日用品也同理。但工人有样学样的话，准吃不了兜着走，工资扣光不说，还要受市民的口诛笔伐。

### 博伊德对丝织厂工资奴隶的建议

谈谈质量问题吧。相信举弗雷德里克·萨姆纳·博伊德的例子，大家会很感兴趣，因为世人都知道，博伊德是新泽西官方找的替罪羊。换句话说，这帮嗜血的野兽，想要人肉当祭品。他们抓不到别人，只好抓来博伊德，一次性达成两个目的：恐吓帕特森市的丝织工人，再通过法律手段，禁止宣传或进行怠工破坏活动。博伊德说过：“复工后，要是工贼和你一起上班，往织机的筘上倒点醋，机器就歇菜了。”他们以“宣传破坏财产”的罪名逮捕了他。博伊德建议染工在染坊里用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让丝绸变得更脆弱。报纸和法庭上谈起此事，给人的印象挺糟糕，可是没有人提到，丝绸印染正在广泛使用这种化学品。博伊德的建议不算什么新鲜事，同样的事情正在帕特森的每一间染坊里，为了老板的一己私利，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 “炸丝”

关于这一条，给你举个例子吧。七十五年前，丝织业用纯丝绸染色和编织，一件丝织品可以保存五十年。老外婆拿它做婚纱。老

母亲结婚也穿它。轮到你了，运气真不错，还能穿它结婚。但你如今能买到的丝绸就没有那么干净，也没那么结实了。一磅丝绸从染坊出来时，或许要三磅到十五磅重。多余的工序有个别致的译名：“炸丝”<sup>1</sup>。这道工序会使丝绸变重，往里头加含锡、铅、锌的化学品。你读读美国丝织业协会的期刊就会发现，它会建议说哪一种盐最适合给丝绸增重。翻翻 1913 年十二月再版的《大众》杂志<sup>2</sup>，你大概能读到这样的广告：“帕特森市阿什莉与贝利丝织厂（Ashley & Bailey），精心增重，高级炸丝。”同样的，你准备过节，买了件漂亮丝绸衬裙，好好挂在柜子里，等你再拿出来，发现衣服从腰间到袖口都皱了。你以为店员骗了你。不是的，是因为你买的丝绸里，添了锡、铅、锌，什么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有。裙子看上去是丝绸的，用绸缎装扮地漂漂亮亮。但它掺了假，而稍微掺一点点假，裙子往后都会皱得一塌糊涂。

弗雷德里克·萨姆纳·博伊德仅仅是告诉工人：“做你们正在做的事，只不过呢，这次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老板。以你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老板的意志，把它们掺进丝绸里吧。”难以置信的是，真理律法的殿堂，洞察秋毫的法庭，竟然认为老板的破坏是合法的，而工人的破坏是非法的。明明丝绸和工序都一样，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过程中没有财产损失。浪费的只有工人的劳动，因为它们

---

<sup>1</sup> 炸丝（Dynamiting Silk）：生丝经过缣丝工艺后会脱去表面的胶原蛋白，因此熟丝的重量比生丝低。丝织厂主为了节省成本，会在染色过程中给熟丝添加铅盐，使丝的重量和生丝相同。——中译者注

<sup>2</sup> 《大众》（The Masses）杂志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911 年开始发行。由于杂志发表激进内容，遭到官方镇压，编辑受到“一战期间密谋反美”的指控，最终于 1917 年停刊。——校对者注

用来掩盖丝绸的缺陷，使次品丝绸能够用于纺织，只求一时半会儿不露破绽。次品就是这样生产的。若要揭开纺织业的内幕，只需听听工人是怎么说的：“等一下，我先停下手头的活儿，跟你讲讲它是怎么一回事。你看看吧，这些丝绸这么差劲，根本就没法用，但是还卖那么贵。你去市场上传两圈，这种布料每码（约 0.9 米）最起码两三块。”

### 不掺假和过度掺假

说到底，博伊德的怠工破坏还不算最危险的。法官要是稍微有点想象力，就会明白，博伊德已经算是相当温和了。假如他能说服足够多的帕特森染工，带动帕特森的每一间染坊：“不要添加化学药品，一点也不要加。把药品统统倒入下水道，然后织出纯净、美丽、耐用的丝绸，分毫不差地还它本来的面貌。”比起博伊德的主张，这种方式的“破坏”对老板的损害更大。真这么做的话，也许七年大牢不够博伊德蹲的，老板非得包他一辈子吃住不可。换句话说，比起掺假，工人故意不掺假更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在帕特森的某些染坊、面包店、糖果店、肉铺、餐馆等场所，不掺假是最厉害的破坏行为。

关于产品劣质的情况，再举另一个例子：假设送奶工每天给你送一夸脱牛奶，其中呛了一半的水，为了增稠，店家还会向里面倒胶水和白垩岩。下回换了一位送奶工，此人属于工会。工会发起了罢工，但是没能取得成果。他们就直接打开水龙头，往牛奶里放水，“牛奶”里有五分之四是水，只有五分之一的奶。你一定会退回“牛

奶”，向店家投诉。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跟你一样，都在投诉要求退货。通过打击消费者的利益，工人可以赢得更好的条件，迫使老板不再掺假欺诈消费者。这类怠工破坏对消费者显然是有好处的。工人通过掺假（往往过了头）使人们无法消费产品，总比老板为了降低成本，掺进各种有毒添加剂，损害人们的健康要好得多。

酒店和餐厅后厨常常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记得酒店工人罢工期间，他们提到过，后厨的巨大汤锅从来不清洗，长年累月放在原位，表面满是铜绿色，成了藏污纳垢之所。老鼠经常掉进锅里，大不了捞出来，边上一扔，接着往餐桌上端汤。假如酒店工人为了向老板抗议，往汤锅里撒了半磅盐，那你作为食客，是不是反倒更安心一些？咸得完全喝不下去，总比把脏东西一股脑吃下肚好吧？有时候把菜做坏，使人们无法消费商品，反而能为消费者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

### 差劲服务 “说话怠工”

“怠工破坏”不仅可以降低产品质量，也可以降低服务质量。欧洲管这叫“开口怠工”，举个餐饮服务业的例子（不晓得判了博伊德七年监禁的法官会不会觉得这也是在搞破坏？）假设这位法官上餐厅吃饭，点了一份龙虾沙拉，然后问椅背后面的侍者：“龙虾沙拉这道菜怎么样？”“非常好，先生，”侍者说，“这是本市最好的龙虾沙拉。”这是彻头彻尾的雇佣奴隶，只会替老板赚钱。但假如侍者说：“真不咋地，先生，这沙拉糟透了，是用六周的剩菜攒出来的。”这位侍者相信怠工破坏，他不关心沙拉能不能卖出去，

老板能不能赚到钱。

大概法官也会认为这是在搞“破坏”吧。纽约市的侍者只有五千人，其中一千多人是激进分子，在罢工中是靠得住的。侍者小小一次罢工造成的影响，可比同时期二十万制衣工罢工的影响还大。侍者没有赢得太多东西，因为他们势单力薄。但他们搅黄了老板的生意，展示了力量，最后得到了不错的合同。例如，他们出面作证，揭发了纽约市每家酒店和宾馆后厨的糟糕卫生状况。他们和盘托出，说起剩菜是怎样回到厨房间，挑出烟灰和烟屁股，摆摆盘，端回餐桌上的。他们说起饭桌上的餐巾怎样经结核病人或梅毒患者之手，又回到贮藏室擦盘子的。他们讲述的故事可以让人呕吐不止、一夜白头，这些场面就发生在华道夫（Waldorf）、阿斯特（Astor）、贝尔蒙特（Belmont）在内的纽约市所有的高级餐厅和酒店。然后我发现，这类事情最能够触动公众，因为“亲爱的公众”总是容易共情的。

有位夫人带我上过西部贵妇俱乐部。富得流油的阔太太百无聊赖，就搞了这么个俱乐部。她们叫我讲讲酒店工人罢工。我知道她们不会感兴趣的，不想听什么罢工，只是想开开眼，见见“工运鼓动者”这号人物。我就借此机会，为罢工者做宣传。我说起，工人如何冒着油烟和蒸汽，挤在闷热的厨房间，大汗淋漓地埋头苦干。我告诉她们，收入微薄又辛劳的侍者就指望醉汉撒一笔慷慨的小费过活。但我费了半天口舌，她们无动于衷，就像朝直布罗陀巨岩射箭一样徒劳。

趁此机会，我讲起厨师和侍者告诉我的厨房卫生状况，效果立竿见影：她们立马吓得脸色煞白。讲到跟她们胃有关的东西时，她们才起了兴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不合她们胃口的是人道主义。

她们马上开始七嘴八舌，商量取消在那些酒店的婚礼，决定再也不去那些地方聚会。此事在纽约的一些大酒店引起了骚动。

工人发现通过公众的胃也可以警告老板后，便立刻复工，在厨房里搞起了破坏。假如有谁上餐馆，喝到了味道极差的汤，要么太咸，要么太辣，也许是厨房里的伙计在以这种方式告诉老板，他们想要缩短工时。麦卡尔平酒店（McAlpin）的罢工失败后，工人搞起了破坏，领班情急之下召集工人：“小伙子们，降工时也好，涨工资也罢，随便你们好了，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在厨房里搞破坏！”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罢工得不到的权利，可以通过打击公众的胃口得到：把饭菜做得难以下咽，逼老板认识到他们在厨房里的力量。

## 照章办事

还有一种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不过说来奇怪。那就是一板一眼地执行规则，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有时候，规矩对资本家也是麻烦事，就像对工人鼓动家那样。比方说，每条铁路都有《规程手册》，就是那种人手一本的精装小开本。上面写道，司机和司炉把机车开出圆形机车库前，必须全面检查引擎。此外，司闸必须检查全车，保证机械装置的每一枚螺丝均无异常。还有站长和电报员的职责之类，这些规定看起来都不错。但是跟排班表比对一下，你就会发现，实践中根本办不到。那为什么要立下这些规矩呢？有个司机连续开了三十六小时的车，累得头昏眼花，没看到轨道上的信号，最终酿成大祸，导致多人遇难。事故调查需要追责。那么谁来背锅呢？当

然是那个没有遵守规程的可怜司机！他要背锅了。公司两手一摊：“我司毫无责任。全怪某位员工粗心大意。看看手册，我司都是有相关规定的。”

借这本《规程手册》，他们可以随意把事故责任转嫁到可怜虫身上，就像这位司机，他在惨烈事故后的第二天就带上了铁镣，哭诉道：“我是有错，可我要是不让火车准点到站，纽黑文线（New Haven）新上任的管理会叫我滚回家的。”欧洲也有类似的《规程手册》。法国一个车站发生事故，站长受到问责。不过这一站的员工都加入了铁路工会。他们来到工会寻求帮助，工会的伙计说：“教你们一招：回去上工后，要严格按规矩办事，死扣《规程手册》的字眼。他们说遵守规章制度是事故发生的唯一原因，那么就如他们所愿，以后永远没有事故了。”他们回去上工了。有人到售票亭买票，掏出一张大票，要求找零，工作人员告诉他：“恕不找零，因为《规程手册》上说，旅客须支付刚好的车费。”乘客大惊失色：这可是头一遭。等他们手忙脚乱换完零钱，买票上车后，刚要发车，司机和司炉一溜烟下了车，开始检查引擎上的每个螺栓。司闸也拍拍屁股下了车，“按部就班”地做起检查。乘客急不可耐，等发车已经等一个半小时了。他们想下车，此时乘务员拦住去路：“现在不能下车，按照规定，等到了目的地，你们才能下车。”不出三天，法国的铁路系统就陷入一片混乱，公司只得给那位站长免除罪则。民众也看到铁路上的《规程手册》多么荒谬，公司不得不把工作制度回炉再造，取回民众的信任。

《规程手册》不仅可以用来“免罪”，还可以用于罢工。假如工人在正面战场上失败了，可以暂时退下阵来，借助“照章办事”取胜。铁路工人可以为其他工友怠工，就像为自己一样。科罗拉多

煤矿战争中发生过一件轶事：国民警卫队开来对付工人。为什么说是对付工人的？因为军队抵达后，马上缴了矿工的枪，煤矿保安队和老板私兵拿枪在脸上晃悠，他们却熟视无睹，此举直接导致了拉德洛大屠杀！<sup>1</sup>心善的法官奥布莱恩大人（O'Brien）来到密歇根州卡鲁梅特（Calumet），告诉矿工和台上的工会主席莫耶先生（Moyer）：“孩子们，放下枪。你们吃枪子，总比打死别人好吧。”虽说怠工破坏不是暴力，但我也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我认为，在密歇根州、科罗拉多州、新泽西州罗斯福的此类事件中，矿工都应当牢牢握紧手中枪，行使佩带武器的“宪法权利”，不管国民警卫队不在场，在矿场保安队和暴徒缴械之前，绝对不要放下枪。而且有枪在手，遇见危险也好防身！好吧，言归正传，军队从丹佛往矿区开拔时，一些列车员的小小举动，让最卑微的劳动者都兴奋不已。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看到这一幕，我发自内心感到，这二十余年的斗争是值得的。车厢里全是大头兵。司机、司炉等乘组全体下车，落下一句话：“我们是不会拉一车士兵去对付矿工兄弟的。”大家弃车走人了，最后鲍德温公司（Baldwin）的侦探和副警长二人发了车。这难道不是必要的怠工行动吗？

## 机器一同罢工

火车司机罢工，他的机车便一同罢工了。没有司机，机车就无

---

<sup>1</sup> 1914年，美国科罗拉多州拉德洛（Ludlow）的煤矿罢工中，矿场保安队伙同国民警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开枪，造成21人死亡，死者中有11名儿童。——中译者注



法发动。这样一来，性质就不一样了。铁路工人能够拒绝把士兵、工贼、武器运入罢工地区。意大利工人就是这样做的。士兵登上列车，可是乘组拒绝发车。大头兵觉得开火车没啥大不了的，开开车不是手到擒来？等他们发车后，收到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危险”，于是放慢速度，开得非常慢、非常小心，接着第二个信号还是“危险”。等他们发现有人扳过道岔时，火车已经驶入了密林中的侧线。<sup>1</sup>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才回到正线，等驶到一座吊桥前，结果没人下桥。折腾半天不成，他们只能乘船渡海，弃车步行过去。等他们走到罢工地区时，罢工早就获胜了。士兵长途跋涉，累得东倒西歪，哪还有力气揍“泥腿子”？只怪他们要进入罢工地区，乘不了工会会员驾驶的火车。

铁路工人说一不二，说不发车就不能发车。列车少了他们，真就哪里也去不了。不过人命关天，为了避免事故，别忘了把所有的信号都调成“危险”，看到“危险”信号的话，列车一般都要立刻停下。信号对于火车相当重要，在铁路上，没有信号寸步难行。改改信号不会造成任何危险。没有信号，整个铁路运输都得瘫痪拉倒。

说到货运方面，做法就不同了。有一回，法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工人把好几车的新鲜水果拉到了法国最贫穷的地区，就这么放着，但是水果没有腐烂，因为通常当地的穷人会照看。原本要立即从巴黎送到勒阿芙尔的货物，送到了马赛。整个系统在短时间内崩溃了，货物堆积成山。他们只好对铁路工人说：“没你们不行，回来吧。只要你们能好好开车，发动火车，提什么要求都可以。”

---

<sup>1</sup> 偏离正线的独立轨道，一般为死路。——中译者注

“要么说出真相，要么就闭上嘴”

其实呢，不仅是铁路工人，印刷工人也是如此。大家总觉得，铁路工人和印刷工人是最保守的。有时，你一翻开报纸，就知道上面在胡说八道，比如罢工者蓄谋在劳伦斯市埋炸弹（波士顿的报纸未卜先知，发现了“几天后”才埋下的炸弹），帕特森市的罢工者怎样“炸毁”伊利诺伊州的火车。但你有没有意识到，编造谎话的写手、掏钱登报的大款、报社老板和编辑，不会亲自印刷报纸？是排版工、排字工、印刷工，是这些工人阶级，好样的工会会员，把报纸印了出来。在瑞典总罢工期间，印刷厂的工会会员拒绝印刷诋毁罢工工友的报纸。他们给报社高层寄去最后通牒：“要么你们公布真相，要么一张报纸也别想印出来。”报社老板宁愿一张报纸也不印，也不肯公布真相。当然了，美国报纸一样冥顽不灵。美国印刷工人罢工，报纸还是印了出来，但是缩水成了四开的豆腐块。老板终于认识到，印刷工人扼住了他们的咽喉：没有工人，根本印不了报纸。他们只好低下头，请回工人：“报纸全落到罢工者手上了，印什么，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但是印刷工人也可以靠怠工破坏达到同样的效果。有一回在哥本哈根，和平大会和马戏团表演撞在了同一天。印刷工想要涨工资，奋起一搏，但是没能成功，所以非常不甘心。失败的痛楚对怠工破坏是很好的刺激。于是他们说：“伙计们，行了，回去上工吧，回头咱在报纸上找找乐子。到时候，他们可得求着咱们，别再出报纸了。”工人决定拿和平大会开刀。这场国际性的和平大会将有不少社会名流参加，它的广告却和马戏表演混在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

报上说狮子和猴子将在和平大会上发表演说，尊敬的某某先生将在马戏团表演空中飞人。全城弄得鸡飞狗跳。广告商、和平大会主办方、马戏团都急得跳脚，纷纷抗议。马戏团拒绝支付广告费。最终报社的损失不亚于工人要求增加的工资，老板只好扭扭捏捏地示弱，告诉工人：“只要你们好好工作，想怎样都行，尽管开口。”这就是怠工破坏的威力。

“我也干过，但我不知道这叫怠工破坏”

“怠工破坏”对于工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至于它有没有用，根本就不成问题。要是这些年来，工人“代代相传”搞怠工破坏，那只能说明这招确实管用。博伊德在帕特森演说时，某些社会党人立即登报抗议。他们呼吁当局下场，制止这大逆不道的演说。社会党的书记和组织者异口同声地驳斥博伊德。此事引发了罢工委员会的热议：需要抵制“怠工破坏”的演说吗？我们试图教会罢工者，言论是自由的，无论你是社会党人还是神职人员，产盟（IWW）的工会会员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人人都有权发声。我们也表示：“你们（罢工者）完全能够自己做出选择。开个会这不能讲、那不能说，对工人没好处。”所以罢工者秉持了开放包容的精神，没有偏听偏信社会党对“怠工破坏”的批判。小会上探讨了“怠工破坏”问题，发生了这样一幕：

一位工人说：“博伊德先生演说前，我没听说过什么‘怠工破坏’。但有一回，我想请半天假，老板不让，我就扯下链带，机器不转了，才放我走。不晓得这是不是你说的‘搞破坏’，但我就这

么干的。”

另一位工人说：“十一年前，我参加过染色工的罢工，最后失败了。我们只能垂头丧气地复工。那帮工贼王八蛋还在上班，工位就搁我们边上，眼瞅着就来气。所以他们就混绿染料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们混红染料，混蓝染料的时候，就给他们混绿染料。没过多久，老板就发现找工贼划不来。结果下回闹罢工，先前的工贼也加入我们了。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管这个叫‘怠工破坏’，反正真的有用。”

后来，大家一个接一个表示自己干过类似的事，只不过“没想到叫这名！”会议结束时，与会的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社会党人，以及所有的产盟同志，都投票支持了“怠工破坏”的演说，毕竟在工作当中，大家早就这么干了，掩耳盗铃假装无事发生，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最后，我认为“怠工破坏”行得通，是因为工人一直都在这么做。关注工人运动的鼓动家、组织者、讲师和作家，必须得选一边站。假如你脱离工人阶级，自认为比工人更加优越，自诩“知识分子”指挥他们做事，那么工人迟早会甩开你，因为你很快就会表现出，你对他们毫无用处。我认为，知识分子鼓动家的任务，是观察工人在做什么，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不要急于指出对错，而要分析情况，看他们是否明确自己的诉求，能否能够进行总结，得出可堪大用的理论。产业工会主义和“怠工破坏”皆是从现实与实践诞生的。但如果我们过于傲慢自负，不去理解工人阶级，一味纸上谈兵、脱离现实，势必与我们本该服务的人深深地疏远。

## 怠工破坏与“道德感”

有人说，不管怎么说（！），怠工破坏会使人“道德败坏”。工人要遵守市民道德！你说说看，一个在匹兹堡钢铁厂讨生活的穷苦工人，一礼拜干七天，一天干十二小时，一天只挣两块钱。你说这个人搞怠工破坏，会使他“道德败坏”。好吧，真要这么说的话，那么这个汉子除了道德，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在早先的社会阶段中，靠一个人就足够生产商品了，比如说制鞋匠，他挑捡出皮革，裁裁剪剪、缝缝补补，设计鞋的样式，制作鞋的每一部分，最后完成这双鞋子，整个过程之于他，就像雕塑之于艺术家，是趣味十足的手工艺，是有乐趣的劳动。可有人觉得制鞋厂的普通工人，百名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每人都只做整个制鞋流程的一小部分，站在发聋振聩的机器前，一站就是一整天……这名工人对最终的产品有哪怕一丁点的自豪感吗？

丝织工人可以做出漂亮的衣服，编织出闪亮夺目的绸帛。丝织品挂在奥尔特曼百货（Altman）、梅西百货（Macy）、沃纳梅克百货（Wanamaker）的橱窗里面，确实看着挺美。但是工人从来没有机会去使用这些绸缎，哪怕一码的绸缎。生产美的衣服本应是愉快的事，可这对于丝织工人，却尽是烦恼。她们制作了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漂亮商品，可回到家后，只见家徒四壁、短褐穿结。她们为纽约的某位社交名媛编织锦衣，自己只能穿棉质粗布围裙。

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去给五千名孩童开会。（我们想和他们讨论是否需要罢课。老师没有告诉孩子罢工的真相，但我们决定把真相告诉孩子，要不让他们也别去上课了。）我问道：“孩子们，你们

谁家里有丝绸裙子吗？谁的妈妈有丝绸裙子？”前排一个衣衫褴褛的小淘气喊道：“当然了，我妈妈就有一件。”

我问他：“你妈妈怎么得到这件裙子的？”这个问题也许有些失礼，但我觉得很自然，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说：“爹爹不小心弄坏了裙子，只好把它带回家。”

工人弄坏了裙子，搞得卖不出去，所以留下自己穿；老爹不小心弄坏了裙子，成了谁也不要的残次品，才能给老妈穿。丝织工人真为他们制作的衣服为荣啊！跟这些人说什么“要为自己的工作自豪”，就像让扫大街的为自己的工作自豪，让通下水道的为自己的工作自豪一样，真是愚不可及。假如工人能完整地参与整个生产流程，或者加入民主的合作社，随意使用自己生产的丝绸——他们可以自己穿，可以把美丽鲜艳的丝绸做成裙子——到了这个时候，工作才是快乐的。但在消灭雇佣奴隶制和对劳动的剥削前，跟工人谈论什么……破坏“自己的生产的东西”是在败坏他们的道德，简直荒唐透顶。这哪里是破坏自己生产的东西？不，他们是在破坏不劳而获者坐享其成的美梦，是在破坏剥削者在雇佣奴隶制下独享工人血汗的机会。

还有一种说法，大意是：“你不好好工作，搞怠工破坏的话，就会从心中萌生出恶意，到社会上也不安分，要到处为非作歹。你会小偷小摸，搞些下三滥的勾当。因为怠工破坏就是卑鄙下流的代名词。”但是怠工破坏的人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是只考虑自己，谁犯得着搞怠工破坏呢？什么也不干，坐以待毙，岂不是安逸多了，一点风险也没有。工人搞怠工破坏，通常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这么做，不仅是利己，更是利他。这么做，是需要勇气与个性的。这

使劳动者产生了作为财富创造者的自尊与自信。我得说，怠工破坏是勇气之举，是光明磊落的，不是“小偷小摸”或“下三滥”。老板从报纸上读不出这些，但无所谓，他很快就会自己发现的。想知道参与怠工破坏的男女工人展现出了多大的勇气，不妨试想一下：批评的人，有几个敢这么做的？在帕特森这地儿，只能找到纺织的活干，换作你们敢不敢赌上饭碗，投入怠工破坏行动？要是你们在机车厂当机械师，又有几个人敢拿这份还不错的工作去冒险？好好想想，你有没有资格管他们叫“懦夫”。

### 限制奴隶的过量供应

我希望工人不仅能阻挠生产，也能阻挠劳动力的过量供应。欧洲的工团主义者开展了某种宣传，而我们美国人至今还不敢。因为那是违反法律的。世间万物都“违背律法”，除非工人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迫使法律承认工人的利益。假如怠工破坏成了违法行为，那谁知道再过一年，言论自由会不会也违法？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还在不在？违反法律并不意味着这是坏事，有时恰恰相反：这可以是工人阶级用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大好事。欧洲工人限制了另一种“产品”的供给，他们说：“我们不仅要限制工厂的生产，还要限制劳动力的供应。我们要限制市场上的劳动力。”如今，法国、意大利（甚至德国）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都在口口相传：“我们不会为陆军、海军、工厂、矿山生十几个孩子，生一两个就够了。我们更看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孩子们会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在思想上武装得更充分。他们将成为社会革命的优秀战士。”也许不太严

谨，但我想说，这些话中蕴含的精神，正是怠工破坏的力量源泉。限制资本家的奴隶供应，以此从根本上撼动资本主义制度，这无疑是在阶级战争中的一大重要战术。

## 怠工破坏是战斗的武器

我没有给你们下“怠工破坏”的严格定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发展变化。它本身没有明确的定义。怠工破坏与工业一样，广大又变化无穷，同人类的想象力和激情一样灵活多变。每一天里，劳动男女都在发明新的怠工破坏方式。他们造反的想象力越丰富，发明的怠工破坏方式就越多，发起的怠工破坏行动也越多。但怠工破坏不是永恒的武器。一旦自由社会建成，它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战争结束后，这件武器会随之消亡，如同罢工、歇业、警察、机枪、法官大人与他的禁令，乃至整个劳资战争的武器库，到了自由盛世后，都将烟消云散。也许有人会问：“不过呢，这种怠工破坏会不会搞过头，叫一个工人去抹另一个工人的脖子？比方说铁路工人要求加薪，不给矿工运煤。”这里是有区别的：当你怠工对付老板时，你俩不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你跟老板在社会上又没什么联系，因为他要求你辛勤付出，自己却不提供任何东西。老板完全寄生在工人身上。而矿工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有人为他们提供面包，有人为他们提供衣物，有人为他们提供鞋子，他们就用自己的劳动与他人交换。假如矿工一意孤行，狮子大开口，那就是在自取灭亡：别人会与他们断绝社会往来，不再进行任何交易。换句话说，煤矿工人、铁路工人、面包工人不会互相使绊子，因为他们要依靠其他工友，但在



物质上，他们并不依靠老板。

但工人绝不会因为幼稚的反对意见，动摇自己的坚定目标。这不是辩论游戏，而是生死攸关的战斗。他懂得，工人阶级唯有下定决心，起来奋勇斗争，才能够获得自由。前路怎样凶险，他是比我们更加了然于心的。但他宁可忍饥挨饿，也要战斗，而不是饿着肚子当奴隶。就像掉入海中的倒霉蛋，眼看就要一沉到底，陷入长眠了，但是他拼命挣扎，抓住了手边漂浮的断桅残杆。这算不上好受，可总归还有一丝希望——工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妻子忧戚的泪水，促他披上产业之力的辉亮甲冑；孩子星辰般的眼眸，照亮了他的理想、坚定了他的决心：在孩子踏入残酷的工业界之前，定要斩断这劳役的枷锁；男子气概要求他反抗日复一日的羞辱和难以忍受的剥削。这位工人挥舞手中“怠工破坏”的利剑，捅穿了资本主义的神经系统，刺伤了资本主义的心脏和胃袋，斩断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主动脉。他披荆斩棘，开辟了通往自由、通往高效生产与轻松消费的道路。

他怀着对自身力量的十足信心，毅然决然向统治者发起挑战——我是，我曾是，我仍将是——

我必将如此，率领万众，迎战你们的千军万马，  
我势不可挡的脚，终将把你们的脖子、头颅、王冠践踏。  
复仇者，解放者，审判者啊，我的前路，战火熊熊，  
我强健的双臂，奋力前伸，直到这世界重获新生。

〔 附录 · 美国工运歌曲 〕

## 叛逆女孩

标题：Rebel Girl

作者：乔·希尔（Joe Hill）

谁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女士  
在这古怪的世上。

有人住的是华屋豪宅，

穿的是羽衣霓裳。

血统高贵的王后和公主，

她们的魅力靠钻石和珍珠；

但是只有这个女子昂然独立

她就是叛逆女孩。

〔 合唱 〕

那就是叛逆女孩，叛逆女孩！

工人阶级将她珍爱。

她带来自豪、快乐和胆量

给斗争着的叛逆的儿郎。

我们需要更多的女孩

加入到世界产业工联里。  
多好啊，能够为自由而战  
和叛逆女孩肩并肩。

是啊，劳作会把她的手变粗硬，  
她的衣着也许只是平平；  
但在她胸中跳动着一颗  
忠实于自己阶级和同类的心。  
那些吓坏的贪污犯会颤抖不停  
当她喊出自己的轻蔑和怨愤；  
因为只有这个女子昂然独立  
她就是叛逆女孩。〔合唱〕

〔原注〕乔·希尔在1914年2月13日写给萨姆·默里（Sam Murray）、2月16日及1915年5月7日写给卡蒂·法尔（Katie Phar）的信中谈论了自己的作品《叛逆女孩》。他在1915年7月15日表示，“叛逆女孩”指的是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这首歌发表在世界产业工联（IWW）于1916年出版的名为《小红歌集》（Little Red Songbook）的活页乐谱当中。

〔 附录 · 美国工人诗歌 〕

## 塑料厂

### 1. 薄板堆成山

在 45 秒的间歇

你能做啥——

甚至不能撒泡尿

或开溜一下

吸口大麻烟再回来

你靠在烘箱的冷却器旁

或靠着组装台

等待

然后定时器哗哗响

红色高温托盘滑出来

落入下一个载体

每件成品都要检查

该站在哪儿  
如何够到支架  
每只手做什么  
一个精心设计的时间与动作的分析：  
三人一组 6 分钟

超出十秒  
报警铃会召来  
尖叫的领班  
托盘在里面放了太久啦  
字母模糊了，颜色渗化了  
薄板开始融化啦

同几个笨手笨脚的新伙计一起干  
肯定要弄坏一堆高温钢制盖板  
或是托盘滑送歪了  
你的小组就要挨扁

但如果你真的屁股开花了  
那就脱掉你的手套  
挨上几次烫吧  
要是全组人员干得  
又快又平稳

每人有 6 只手似的  
那么 5 分多钟就能搞定

然后深呼吸 45 秒

## 2. 和睦大家庭

你不反对车间里的  
和睦相处  
操作了够长时间的烘箱  
你可能会升职去  
切割工作台  
用压力驱动的刀片  
修剪一堆堆的塑料薄板

从报警铃、炎热  
和繁忙中解脱出来  
裁剪工单独工作  
切下的边边角角  
装满一大盒子  
唯一的任务：  
跟上烘箱的速度

领班从废料堆深处  
挖到了产品，原因不明——  
埋在长长短短剪断的一大团下面  
几千片完好的薄板  
给切成了两半

一个接一个叫进来  
裁剪工声明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  
公司，报酬，一概满意——  
无法想像这样的蓄意破坏

但教训必须谨记  
需要杀鸡儆猴  
管理层决定  
二话不说，开掉两个

你曾试做过一次裁剪工  
发现过被埋在那儿的东西  
心想这主意不错  
回到自己的烘箱小组那儿  
没跟别人提起过

领班开始招募密探

该另找一份工作了

标题：A Future in Plastics

作者：R. 尤尔曼（R. Yurman）

地址：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San Francisco, CA）

〔工人诗歌公众号编按〕在工厂的喧闹又沉默的世界里，工作的难耐和烦恼，不满和隐忍。然后，忽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打破了常态。裁剪工“蓄意破坏”产品的行为，应该说是消极的，而且是个体偷偷进行的抗议，同仿佛早已远去的被称为卢德运动的集体性捣毁机器的抗争模式既有相似之处，终归也有很大不同。这种抗议让作者同情，但还不足以使管理层向工人让步，而是“招募密探”来对付。作者受不了“密探监视”的工作环境，准备离职。不论如何，这首小诗是事实上仍然骚动着的工厂世界的生动写照。







## 圣彼得堡来信 公众号

在 2019 年的寒春，冷热不定的气候中，这个公众号诞生了。它的内容，以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欧洲历史为主，但也不排斥其它时间、其它地区的情况介绍，比如 1969 年的意大利。具体来说，这里要刊登的，有少为人知的文献，有原创文章，也有相关的讨论交流。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简单说，是社会斗争的历史。20 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至今为止，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尚未被中国人所了解。这个公众号愿意为促进这一了解，尽一份力。也欢迎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为什么是彼得格勒？因为 1914-1924 年间的彼得格勒，发生了太多促进人类解放的壮丽事迹。而这个公众号，有点像个时空穿梭的邮局，把无数来自过去的信件，投递给现在的人们，让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获得帮助。

最后，希望从“彼得格勒”发出的信件，能够到达收信人手中。